

石  
鼓  
書  
院  
志

重修石鼓書院志補遺序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遷安裕居李安仁撰

予自業舉子時聞古湘東郡有石  
鼓書院云及由大理出知衡州殊  
愜夙抱政暇輒與二三僚友出王  
登眺得遍觀石鼓之勝慨惟前為

孔子燕居後為先賢俎豆地中有  
講堂兩傍有號舍歲月既久不無  
圯頽予乃命官葺治數閱月而工  
訖郡丞樂清雲橋張君存鉅別駕  
建德肖泉柯君鐸華亭萃洪顧君  
世家節推永平紫峯唐君守同展

禮畢予相告曰石鼓不鳴久矣後漢得諸葛亮大忠一鳴之晉宋之時得劉翼王應之遺愛一鳴之唐得昌黎韓愈文章一鳴之宋得徽國朱仲晦華陽張敬夫文肅黃直卿道學一鳴之其地遂靈書院之

名震煜於天下載考流寓程允夫  
諸賢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三賢祠  
始名宦齊映諸守之有聲於石鼓  
也自二守祠始濂溪周公敦頤古  
今稱為絕學其有聲於石鼓當不  
下於唐宋諸儒而獨不得與鄉先

正李寬李士貞同一妾侑予謂升  
歷代曠祀河南伯周茂叔當自今  
日始既成禮復託鄉大夫心雪王  
君大詔刪繁舉要偉然備一郡成  
書諸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試取  
通書太極圖一諦觀之則吾儒之

學問盡在是矣韓之原道黃之經  
解張之希賢錄朱之白鹿洞規先  
後其一轍乎在院諸生惟我與爾  
其共懋志

下缺



石鼓書院志序

予家食時讀朱子全書知有所謂石  
鼓書院者有年於茲歲壬辰暇闕承  
乏於衡政事閑暇一日同別駕東涯  
汪君往焉見其蠹朽傾欹將帖於地  
予因謂東涯曰斯院者蓋以昭前修  
而啓來學非遊亭眺榭之可埒也葺

之良不可後於是鳩工市木乃易厯  
朽乃正厯欹藻繪丹牖煥然一新因  
索院志考其顛末僅得殘本斷爛將  
不可讀予閱其中紀載繁蕪淆亂無  
次覽者病焉病斯湮息無傳矣因屬  
東涯編次而將翻刻之閱月告成謂  
子宜序諸首子考諸郡志書院之建

創之者李寬後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謂一鄉之善士非耶雖然其闢初之初不過為習靜讀書之所養性淑後之謀耳固未必其聞於世如今日也自昌黎韓子表章之而名昉著宋張朱二夫子講道論學經遊於斯而張子手書昌黎之句鑲之

石以樹于亭朱子高弟黃勉齋又振  
作置田畝焉自是書院遂盛傳於時  
垂光於後歷千載如一日也夫以孤  
石斷嶼之微刺山殘水之處一遭賢  
人品題遊寓而名喚起草木生輝山  
川改色何哉蓋韓子激薄振衰而文  
章為一代之宗朱張二子道德之美

漸被百世石鼓籍是為重與三大書  
院並稱不其然乎夫以今自規制完  
備視昔有加諸生羣業其中颯颯乎  
有序序之微予竊有告焉文章如昌  
黎則足以鎮群哇而壓輩囂矣道德  
如朱張則足以繼濂洛而泝洙泗矣  
夫是二者皆逸乎不可尚也然究而

論之天之生人一而已矣况文章為  
道德之寓而道德實吾性中之所固  
有非彌高極遠而不可致者也諸生  
日處斯院誠能以昌黎為軌範去浮  
靡敦本實而不失六經之本色仰朱  
張而師法之誠敬入門踐履實地而  
求闖東魯之門墻則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百世之下安知不有振昌黎之  
絕響繼朱張之遺光出於其間而重  
為斯院之焜耀者哉此予今日修葺  
刻志拳拳屬望之心也諸生幸勉之  
予將問業考德焉

嘉靖癸巳孟冬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富順

周詔書



石鼓書院志序

石鼓有志不知創自何年至嘉靖壬辰始一修之而其志行亦不知壞自何年至萬曆己卯始重修之而其志復嗟乎志之興廢道之顯晦時之隆污為之也志豈可以易言哉蓋嘗諦觀舊志詳於宦蹟而於人物則或有

所畧殫於詩文而於理學則漫無所  
紀吾於臺山東涯二公有餘慨焉今  
憲臺毅所先生黃公兵巡湖南奉

勅兼督學校登石鼓謁燕居堂拜三賢

祠下慨焉興思憫書院志缺爰命

庠校官托鄉大夫王君心雪校白編

輯越三閱月告成受閱一過較之舊

志大有不侔焉者矣舊志有寓賢等篇而寓賢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名宦等篇而名宦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詩詩之以花藥鴈峰雜入者則刪之舊志有記記學田記沿革記注措記查覈等文則謹書而備錄之宏綱大要具在目中而君子躬

行實踐之訓獨諄切焉詎曰志焉已  
哉雖聖賢之學當必由之以擴充而  
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者未必不  
自今日之志始也鄉先哲李寬李士  
真讀書山中姑勿暇論即昌黎之氣  
節朱張之學問黃勉齋之造士作人  
固云照耀今古然弗得君子之表著

於前則鄉之後生將何所觀法雖日  
游憇於斯何益哉矧所述教言又皆  
近世名儒精蘊所發要非空談而無  
補者儆惕人心俾知趨向此志之修  
其功大矣雖歸之道之顯時之隆詎  
曰不可哉不佞景仰下風樂觀其成  
敢綴數語以告衡之多士云

萬曆己卯孟冬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建昌

熊煒書

石鼓書院志引

嘉靖壬辰西蜀臺山周先生服闋起  
拜衡州太守視篆未浹暮民安盜弭  
物和政熙一日語諸生曰若知石鼓  
之名世何書院也書院之名世何志  
也志何史之支也志不作又將何以  
櫛括為一代之史乎乃以舊本屬予

校正而將翻刻之予為釐清訂舛芟  
蕪補遺又每彙項下提掇數語以表  
厥由庶幾成編將入梓或者曰書院  
非古制也蓋自三代以還學校廢道  
術裂於是經生哲士往往擇勝地立  
精舍集合同志相與講學衛道而書  
院始興焉若睢陽白鹿及石鼓尤著



驗天理之幾自覺萌動取舍始定於  
內由是充之盡其量行之驗其可經  
世淑民達之全其用斯為學之道畢  
矣諸葛武侯曰夫學須靜也非靜無  
以成學晦菴嘗謂欲別求燕閒清曠  
之所以共講其所聞雖若顏子亞聖  
其發夫子教旨亦在于退處之地即

是觀之則夫書院於學者體道觀心  
之助大矣而非羽翼學校所不及歟  
他日備職方氏之纂錄以成一代之  
全史者亦未必無藉於斯也志豈無  
因而妄作哉苟徒糟粕夫經典騰理  
夫口耳咕咕功利罔知潛心聖賢之  
實學則斯院也信如風亭月榭而徒

導遊啓荒耳志為贅疣覆瓿耳或者  
唯唯遂書其言以示刻志之由

嘉靖癸巳秋八月望日新安東涯汪玩  
書于府署之秋水亭

石鼓書院志引

重修石鼓書院志題辭

歲己卯予奉

督學毅所黃公修葺石鼓書院志刷

久板模一日

郡祖裕居李公謂予曰院志繫一郡  
大觀不惟鏤漉即文字題詠人物

無關書院者宜刪公留心文藝再  
成此美勿讓即日奉

德意去繁補要庶乎不甚紕謬若志  
顛末則予前日之序詳矣時己丑  
十月哉生魄野史王大詔書

石鼓書院志

三

卷之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遷安格居李安仁重修

刺

史

氏

夫

邑

人

王大詒重校

石鼓書院志首

石鼓書院志首

卷之十一

石鼓書院志首

石鼓書院志首



石鼓書院志上部

目錄

凡例

書院形勝圖

上部

地理志

沿革

形勝

基址

石鼓山

湘水

蒸水

朱陵洞

石鼓潭

東岩

西谿

武搏

釣臺

棧道

合江亭

流杯池

室宇志

先師燕居堂

講堂

敬義堂

主靜齋臨東岩

定性齋臨西谿

號房

諾葛武侯祠

廣益堂

陳公祠

三賢祠

朱陵道院

二守祠

白石講院

合江亭

仰高樓

風雩亭

東小房

西小房

大碑亭

小碑亭

人物志

鄉賢

李寬

李士真

寓賢

韓昌黎

周濂溪

張南軒

黃勉齋

朱晦菴

胡銓

吳興弼

葉豈川

程允夫

湛耳泉

蔣道林

周訪溪

陶省菴

王敬所

羅近溪

名宦

唐

齊映

字文炫

言温

鄒君

宋

劉沆

潘時

宋若水

林栗

蘇詡

管鑑

薛伯宣

余琰

陳珣

周棟

趙

元

鄧大佐

王復

康莊

陳敬直

張珣

張珪

姚子徵

伯頌九成

甄允中

郭宋道

沙班

國朝

史中

沈慶

翁世資

何珣

余敬

李睦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劉璣

邵遵道

喬瑛

鄒顯麒

汪溱

陳鄉

周詔

孫繼魯

桂榮

潘九齡

石鼓書院志凡例

一地理人物註疏俱於文集實紀中掇其大要以便觀覽  
舊志有止錄姓名而無行實者其人品優劣之實漫不  
可考今亦存之而不敢去以俟后之博雅君子或有考  
索而為之補入云

一垂訓立教吾儒師範不可一日缺焉者石鼓與三大書  
院齊名而中間教法正所以循其言以為入道之本將  
疇依乎舊志獨詳黃勉齋程洵二子顛末似乎脫漏多  
矣今亦無所攷近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湖南理學

彬彬稱盛肆錄所見聞者以示將來俾知高山仰止之  
有所在而昌黎南軒晦菴諸先生之澤愈久而愈未艾  
也

一序記詩文各以類分而先后甲子不在所拘剔揮毫搦  
管各據所思無非取其誌焉耳矣雅俗俱勿之論

一黃勉齋舊志列在名宦中今改寓賢志者蓋勉齋流光  
百世為後學景仰固在道德而爵位非所加也

一宋衡陽簿程洵新安人也為朱子門人潛心學務其  
齋曰道問學朱子懼其不支雖為之改為尊德性齋其最



望於洵者深矣遊石鼓湘江有古詩并近體若干首舊志於其人與詩俱遺落未錄今增其姓氏於寓賢志詩於詞翰志云

一舊志備錄先聖四配歷代封誥及昌黎南軒晦菴三子之行實然先聖有專廟制誥在焉三子之行實各有世家行狀傳於世俱非書院可得而專也茲故畧之

一各文移最為切要關係匪輕如不釐正查清則書院之田後無所據將為豪右所奪漫無所稽矣督學毅所黃公考校之後首先移檄本府條荅明白著為令甲以垂

永义符來聞風興起續置院田再紀

一康齋先生吳與弼游衡館於西湖紫竹山讀書於譚氏  
家塾後復經過留題有詩詩云西湖曾住幾春秋書屋  
如今記舊遊禮樂不離方寸內唔伊長到五更頭天光  
雲影寒相沁澗幽山泉暗自流一自宦游南復北却從  
圖畫寄綢繆

一澹菴先生胡詮西湖紫竹山駐跡讀書之地後人思之  
建有澹菴祠院

一趙忠定公汝愚流風餘韻益溢衡湘千載興思人人景

慕知府蔡汝楠闢地立祠

一李芾之忠輝映瀟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樹人迄今祀之皆有功於名教有闢於風化有係於士習人之大節無喻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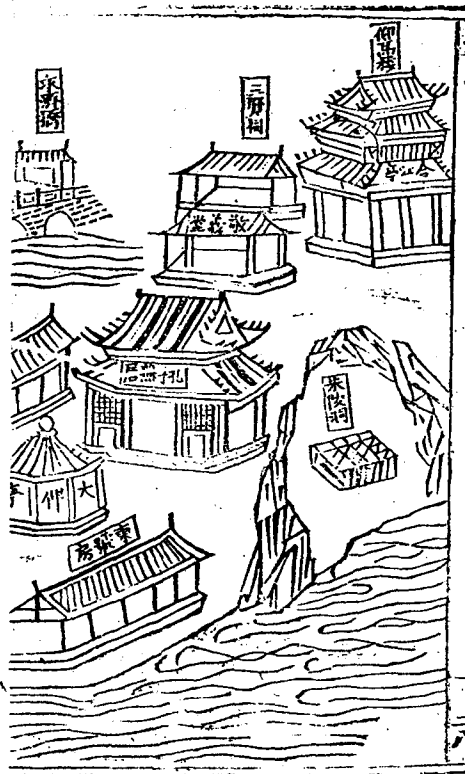
一書院置學田以脩孔子釋菜之禮以給養生徒修儒學以妥孔子在天之靈以游息生徒良法美意其完一也肆今諸記例得附書於志末

平定書院志九例終

鼓書院形勝圖

九例後圖一

上





九例後圖

滕錄生李命世謹識



石鼓書院志上部

地理志

夫地者六陰所凝凡山川巖洞皆地也石鼓山因書院  
名世志之宜矣其他若蒸湘若巖洞崢嶸幽邃淵涵滄  
澗可喜可愕可棲可游為詩增文苑之所抒揚名賢彥  
士之所駐跡皆不可無志也爰志地理

書院沿革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奇特秀麗甲於荆南唐刺史齊映  
建合江亭於其陰元和間士人李寬乃始構屋於山之

類讀書其中後歲久圯荒至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真復  
即其遺址而重建之景祐間集賢校理劉沆以書院上  
請始賜額并學田與睢陽嶽麓白鹿並稱為四大書院  
尋廢賜田亦沒於豪右淳熙間部使者潘時復出新之  
文廣提刑朱若水再為創建時連帥林栗等咸捐金割  
田以相之晦菴朱子為紀其事開慶己未阨於兵焚刑  
獄使余玟命幕屬拓故田新一復舊制時提學黃勉魯  
出公帑易茶陵沒官田三百五十畝以給學徒元泰定  
間田為強僧所奪山長程敬直等赴訴會憲張畦御史

伯顏九成州守張珣等克復舊物元末書院復廢而田亦蕪沒迨我

國朝永樂十一年衡守史中謀復舊業中歷憲副沈慶郡守翁世實先後協贊始克就緒至弘治初衡守河南何珣銳意修復始落其成正德丙寅關西劉璣來守茲土暇視書院以學宮雖設而來遊學者無棲身之所書院徒名寂然無弦誦之聲遂覓石鳩材補罅增卑而開拓之一時才俊儲養於此提學僉事廬陵陳鳳梧視學至衡亟加獎勵後鳳梧叅改湖藩分守湖南慨以士無仰給

乃捐金買田若干畝繼而知府喬瑛御史鄧頌麒命事  
汪濬副使陳卿先後各規置田塘亦若干畝給養諸生  
書院形勝

石鼓山去府治一里許右枕蒸水左控湘江奇峰特起  
隱然為衛之障蔽朱子云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滯  
寔為一郡佳處後人又撮其奇特名為八景一曰東崖  
曉日二曰西谿夜壑三曰綠淨薰風四

殘雪五

曰書聲吾叻六曰釣臺漁唱七

校道舊藤八曰合江

疑碧

朱陵洞

在石鼓山後幽邃深黝俗傳與南嶽朱陵前洞相通旁刻朱陵後洞四字

石鼓潭

在石鼓山東面湘水中深不可測俗傳為廬龍推石鼓入水中即此處也

東巖

在石鼓山東北壁立數仞為書院八景之一

西谿

在石鼓山之西俯臨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字  
天煥石刻尚存具八景之一

突榑

在石鼓山西百步許石盤上六七區如盆碗之形冬雪  
積於中旬日不融八景有曰突榑積雪

釣臺

在石鼓山後合江亭下巨石如盤上可坐數人遊魚出  
沒其下可以垂釣古刻釣臺二字

棧道

書院基址

書院基址聞在石鼓山之陽東西衡得十餘丈南北從得百丈有奇上應巽卦之次下瞰蒸湘之淵回鴈峰拱峙於前祝融諸峰屏蔽於後環繞四匝勢若郭郭然

石鼓山

山在府治北其形如鼓屹立于蒸湘二水之間水經云臨蒸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鳴則有兵革唐劉史齊映建亭於山之陽葱鬱秀麗為一方諸山之最

湘水

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水經云陽海  
山即陽山湘澗同源南流為瀆北流為湘東出海陽經  
全州東北歷零陵灣環曲折東流至石鼓山與蒸水相  
合北入於洞庭湖

### 蒸水

蒸水在府城北出寶慶邵陽縣耶蓋山東溱至舊重安  
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水入瀉至臨蒸東注與湘水合  
於石鼓山下北入洞庭郡志云西俯臨蒸水氣如蒸故

得名



在石鼓山之東小道崎嶇人每登臨須躡磴扳緣方可  
以進如蜀棧道然

合江

在石鼓山之陰蒸水出其左湘江逸其右至亭前合流  
而入洞庭故曰合江

流杯池

衡守柯漢乃於合江亭鑿坎以接山泉亭洄其中客至  
則流觴以飲如蘭亭然

室宇志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上古之制宮室有自來矣若石鼓書院之創構及附近祠宇之建立或為聖賢遺像尸祝之堂或為昔賢往哲問業講道之所又或為詩人游士招尋哦咏之處而非尋常室宇可埒也容可以弗志乎爰志室宇

### 室宇

#### 先師燕居堂

宋淳熙宋若水始建石鼓之陽以奉

孔子燕居之像後興廢不一入我

朝永樂江西史中天順莆田翁世先後來守於衡各戮力  
修復至成化戊戌河南何珣復增崇其制首建講堂號  
彛各若干楹易祠為大成殿前為標星門左右為耳門  
以通出入繚以墻墉規式始備歲久圯腐頽倒知府周  
詔重加修葺輪奐如初且謂學校大成殿近奉

明詔改稱為廟不得仍襲舊號故易以今名

### 講堂

亦為何珣所建風雨飄薄朽壞幾不可支知府周詔謂  
講堂為諸生會文論學之所義不可廢乃徹而重建之

規制宏敞，曠昔有加。外繚以土墻，周圍若干丈，而書院  
堂室始有闢。論云：

### 敦義堂

在燕居堂之后，東西號房之中。嘉靖四十五年，知府張  
霽通判周震山，禹推官符文化，創建綠易文堂。夫子  
有教，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晦菴翁大書而勒石於學  
。因聖賢心法之精也。因揭敦義以名室，俾藏修於中者  
顧名而思其義云。

### 號房

成化戊戌衡州府何珣始建東西各若干楹名諸生  
業其中今猶存

主靜齋

臨東厓

定性齋

臨西路

俱知府蔡汝楠立

諸葛武侯祠

曹氏篡漢諸葛武侯左右昭烈明討賊之義期以興復  
漢室後昭烈牧荊州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  
零陽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州人慕其德建祠  
祀之年月漫不可考然即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碑刻

觀之則祠當在唐時已建矣歲久圯荒宋乾道間湖南  
路提舉常平萬成象始按圖志搜訪舊跡而重建之南  
軒張子為之記在石鼓山之麓祠今存

### 廣孟堂

在武侯祠之后面蒸抱湘山川幽雅郡守臨海金立愛  
所創以聚八屬聽講之士後人思金公之遺愛遂即其  
堂以祀之至今牌位依然過者起敬

### 陳公祠

在書院之前武侯祠之右為兵巡道熙齋陳士賢立以

建永濟橋之功有防護書院之益是時衡陽縣尹郭文習亦與有專功焉

四賢祠

在書院講堂後舊祀韓昌黎張南軒二夫子後成化十八年知府何珣為加營繕乃進晦菴朱子後萬曆十七年知府李安仁同知張存鉅申文學道乃進周濂溪

朱陵道院

在石鼓山之旁久廢今杜學即其遺址也

二守祠

晉劉翼宋王應之先後來守於樹俱有遺德及民歷久  
不忘宋淳熙十五年劉清之因民心所懷建祠祀之酒  
庫趙蕃為之贊嘉定十一年知州事孫德興以祠宇湫  
隘弗稱乃相武侯祠傍而移建之今廢

### 白石講院

德清白石蔡公倡道衡湘斯文興起有繼往開來之功  
諸生朱炳如王大韶輩數十人聚財鳩工創立祠院前  
為講堂後為尸祝之所郡守金立愛亟助成之節推鄰  
崑置有祀田以世祀焉



合江亭

在石鼓山陰蒸湘二水合流於前而北注洞庭貞觀中  
史齊映始建後宇文炫復增其制唐韓昌黎自山陽徙  
江陵與刺史鄒君會於亭上後寄古詩二十韻宋張商  
軒刻石置於亭中天順間知府翁世資重建知府周詔  
葺繪而新之嘉靖丁卯推官蔣文化雅志韓張之學見  
其刻而愛之惧其將湮捐俸命工復刊之用垂不朽復  
題扁于亭之上曰蒸湘會流以發合江之義云

仰高樓

在石鼓山之陰宋刑獄使余瑛所建後廢成化間知府何珣重建歲久剝落知府周詔重為修葺采繪焉

風雩亭

在石鼓山之陽宋刑獄使余瑛命幕屬趙崇臚所建知府周詔重為修葺藻繪之

石鼓書院志

人物志

稽之書院唐李寬嘗創之於前宋李士真踵之於後俱  
衡陽人也寔為一鄉之彥若昌黎韓子晦菴朱子南軒  
張子為天下萬古之所瞻依而非一鄉可專也然遺迹  
所寄高山仰止在後學自不能已矣其他宦遊於衡有  
德及民而後意斯院者法皆得書不可忘也爰志人物

人物

鄉賢

李寬

衡陽人自少業儒修身弗耀唐元和中愛石鼓山  
拔起蒸湘二水之間明爽秀麗結屋山陽以為讀  
書之所於時郡守呂溫常往訪之

李士真

衡陽人唐李寬創構書院於石鼓山歲久圯廢宋  
至道間士真踵遺跡重建之以淑衡之後學自是  
石鼓書院之名始聞於世

寓賢

韓愈

字退之唐真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山陽令  
永貞改江陵法曹自柳至樹與刺史鄭史會於石  
鼓之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置于  
亭中

朱晦菴

字仲晦號晦菴與張南軒同遊南嶽講道倡和間  
亦寄迹於書院成化年間郡守何珣創三賢祠像  
而祀之今存

張南軒

字敬夫號南軒宋魏國公浚之子魏國龍相居永  
州日往來省侍受學胡五峯

黃勉齋

註見九例

程允夫

註見九例

鄒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由會元歷官國子祭  
酒登南嶽訪文定公遺址至書院和昌黎韻會諸  
生講論旬日學有本源聞者誠服復遷岳祭二賢

祠於祝融峰之側

趙貞吉

號太洲四川內江人歷官司經局沈馬言忤當塗  
謫廣右縣幕過衡會白石蔡公萬渠潘公講學石  
鼓諸生多所啓發

井公亮

號蓮坪江西永新人由進士歷官郡守兵東廓遊  
至書院和昌黎韻同講旬日

湛若水

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由進士歷官吏禮兵三部尚書登南嶽築甘泉館作寓塚至書院與督學應公會講

蔣信

號道林常德府桃源人由進士歷官督學副使遊南嶽至書院會講著有講議上論與之德性和粹允孚於人

周怡

號訥溪直隸太平人由進士官至都諫在



玉卮廟時抗疏直言風裁凜凜過衡訪二守表南江遊石  
鼓唱和與諸生曾喬朱一炳如王大韶輩議論辨難  
終日不輟

陶悅

號省菴廣西臨桂人由舉人教諭衡陽蒞場官時  
聞王心齋講陽明先生之學至衡訓諸生惟此一  
大件間嘗與同志訓導彭潛携童冠詠歌於石鼓  
之山

王宗沐

號敬所台州臨海人由北都遷廣西提學過衡登  
石鼓訪朱晦菴張南軒講學故址夙志欲卜居於  
此後十年遷廣西布政遂構會靈書舍於南嶽麓  
率峰中典諸生王大韶廖汝恒歐希稷楊三聘輩  
講明朱張之學大有裨益

羅汝芳

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由進士歷官叅政隆慶年間  
與太守李同野渭遊南岳劉太僕卿邀至龍鳳樓  
舍與易臬僉講訂日夕集後進諸生數十人校文

改課稍暇即發明良知實踐之學切切肫肫務求  
真實

名宦

上  
唐

齊映

字文炫

貞觀中為衡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東巖  
西路三亭

呂溫

元和間為衡州刺史治有善狀時李寬創建書院  
溫常訪之

鄒君

衡州刺史忘其名昌黎徙江陵會於合江亭有古  
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亭中

宋

劉沅

集賢校理景祐三年以書院上請詔賜額并學田  
而書院從此名於世典睢陽嶽麓白鹿等並稱焉

四大書院

潘時

字德夫淳熙十一年始因書院舊址列屋數間榜以舊額將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惜乎未竟而去

朱若水

字子淵因潘時故跡廣益之別建重屋以奉

至聖先師之像且模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併郡縣擇選清修之士克居其中

林栗 連帥

蘇翺

管鑑

薛伯宣 俱使者以上四人奉金齋割公田以成宋

公之役

余琰

刑獄使下車按視書院撫寫石而嘆曰斯文之未  
衰寧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幕屬趙崇  
坪典山長李訪度騰址受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

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廩厨門  
榭靡不飭然

陳珣

淳熙十四年以主簿權山長時衡郡大旱珣議曰  
今之州郡即古之方國禮諸侯祭山川在境內者  
山川之所以為神靈以其氣之所蒸為雲為雨潤  
澤群物一不得其正則乾旱水溢為民疾疫苟為  
民致禱宜擇其地徒謁道釋諸祠於理未安惟岫  
嶠蒸相邦之名山大川也宜建壇以祀果雨

周棟

元

鄧大佐

廣信人

康莊

廬陵人

王復

番陽人

陳敬直

新安人至元丙子來長是山因彌勒庄陸沉誓曰  
所不復茲田有如二水聞者壯之致力三載始克  
踐其言以復前田



張珣

河南人湘鄉州守時靈岩無顛僧妄爭哀鵲鄉彌勒庄相持日久張公閱案籍辯是非別情偽排前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前田乃復

張珪

湘南僉憲時有欲以彌勒庄中分者公按巡蒞止諸生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分之理公莞爾而領之議遂定如張珣所判

姚子徵

蕭訪金憲書院田有在衡之新城者為蒙古所匿  
在祁陽及衡山者利歸富室山長陳敬立發其事  
公主張綱維御史伯顏九成甄允中繼之憲使郭  
宋道閫帥沙班成之憲司知事李克溫察院吏書  
王顯高鈞養畫於上總管楊倬知事趙墜奉行於  
下田遂得白歸於書院

伯顏九成

甄允中

供御史

郭宋道

憲使

沙班

問帥

國朝

史中

江西德化人德安府通判永察初廣西公幹登石  
鼓書院歎廟宇傾圯題詩寓興後之意後果陞衡  
州卒踐前言重建書院在任九年吏民懷惠

沈慶

錢塘人以翰林博士擢湖廣憲副按部至衡謂書  
院見昔之新者舊植者傾暢然嘆曰茲非為政者

之咎歟遂檄推府余敬修理之

翁世資

莆田人由工部侍郎出守衡郡有惠政暇謁書院見余公修理未就乃克任其事規櫺星門及大成殿以妥

先聖之像構書院以來四方之學者豎碑亭以處

先聖之封既九百制度不取於民而用自足越歲落成  
官室之美殆非前日之比

何珣

字廷瑞河南  
山由戶部郎中擢  
衡州知府以  
書院為先賢講道之所易故陽新修理大成殿露  
臺東西豎立一號房以延來學之士書院規制規昔  
益加備矣

余敬

李哇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字文鳴廬陵人由庶吉士擢湖廣提學命辛未  
旋陞湖藩大叅分守衡永析理兵農蒞政之暇益  
肆作興慨書院既立而無廩給之資乃買田若干  
畝備春秋祀享之費給生徒空乏之需以續黃勉  
齋之績

劉璣

字用齊陝西咸寧人由地官副郎任衡州知府興  
復書院砌補江岬增立彌房選屬縣立志向上生

員入居其中

邵遵道

字堯臣江西都昌人由進士歷任衡州府同知作  
興書院增選童生

字汝修雲南通海人由地官正郎擢守衡州府下  
車之物崇重學校政暇誦視書院故者新之關者  
補之類者易之惰者修之

鄧顯麒

江西奉新人為監察御史巡按湖廣至衡乃發囚徒某贖罪折贖田若干入書院給養諸生

汪濬

字汝果徽州祁門人由夏官正郎陞湖廣僉憲分巡湖南至衡岳書院念諸生餼廩之未墜乃勸交官銀若干兩買田若干畝入給書院

陳卿

字汝忠四川儀賓人為廣副憲奉

命整飭柵挂衛永兵備治兵之餘乃教文數發犯人某



該入官田若干畝入書院給養諸生

周詔

號臺山西蜀人治術雅尚儒術有文翁教化之風  
嘗捐贖大興書院採葺遺稿重修石鼓志同時通  
判汪東涯玩與有力焉

孫繼魯

號松山雲南雲南衛人由進士嘉靖年間以督學  
至衡深憫學政疎闊人才放失為懼謁文廟後首  
先詣石鼓書院進諸生考德問業口誦六經如懸

河倒海流不可禦由是諸生奮然興起考校淨人  
人才為之不變

桂榮

號近菴江西上饒人由舉人歷官御史代巡衙岳  
雅意所向惟以養士為切是秋放榜所得人才皆  
名世之英

王忬

號思質直隸崑山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御史風  
裁獨持按衙以禮教為先作養人才下車即考校

諸生送入書院給以學租鼓舞不倦

潘子正

字汝中號萬渠直隸六安人飭兵憲於衛振武修文  
公暇率諸生至書院講論經書會饌給養始終不息

蔡汝楠

字子木號白石湖州德清人夷軒蔡公珣之子陽  
明先生之徒公暇每先朔望率諸生詣書院講論  
經書命題考課質疑問難隨叩而荅立有書院條  
約會長會副問德考業風聞鄰邦長永二郡諸生

及官師舉監皆負笈來學今以尚德知人之實畧  
考其驗於二十年之後者言之

先朝元老尚書王詔之祭田查復不遺餘力處士王世  
忠之孝行表之墓碣以維世教識曾探花於髫鬣  
之年識歐進士於童生之日知人之哲類有神鑒  
至於考八邑之德行而首先署之曰克遵家訓善  
屬古文諸子中如王大韶寸長片善亦亟有取焉  
涉筆至此不覺泫然泣下

胡安

號樂山浙江餘姚人博雅好儒尤長於舉業加意  
石鼓書院每托節推胡公文子修治傾圮甃舍煥  
然一新諸生文課人為手改湖湘舉業一變而有  
江浙之體裁

李初

號越涯江西餘干人由舉人筮仕衡州判清慎廉  
勤志趣拳拳石鼓與白石蔡公辯論經典抽尋疑  
義引誘諸生多所開發

胡文孚

號雲野直隸休寧人由舉人為人伉爽志識不凡  
書院適當湮沒號舍無存公惻然在念奮力至今  
諸士有絃歌肄習之所伊誰之功也

游天廷

號行野福建鎮海人治郡清耿雅好斯文識陽覺  
於童蒙之年知母氏守節有藥丸之苦每哀之後  
果成令器不可謂無維風知人之明

汪克用

號瑤川江西上饒人由進士分憲備兵體統正太

其校士作人率以禮教為先長厚之風尤足以教  
鄙寬薄

金立愛

甌惺菴台州臨海人先嘉靖庚申洪水泛濫號舍  
悉圯壞頽沒履郡之日首先書院痛恤瓦蕪肆力  
修葺又增立廣益堂於武侯祠之後以處八屬來  
學之士考選童生入院亦與聽講朔望勸懲甚析

程秀良

號習齋浙江西安人由進士備兵湖南改尚嚴肅

所至摘奸發伏介冑之家尤為股慄獨於諸文學士溫詞霽色接之益如也雖塘稅學田之納罔不加意膺心

伊敏生

號山泉蘇州吳縣人嘉靖乙巳代巡湖藩按銜憫書院荒蕪人才放失覈學田以給養生徒舉賢能  
校官一員蓋治課業

胡堯臣

號石屏四川安居人由進士先守后巡任劄衡州



獨父為政率先風化不事操切而長厚之風被及  
搢紳御史岳亭劉公高蹈家居嘗邀至書院講談  
古今綽綽有古人之雅况

張一霽

號秉野河南睢州人由進士以部郎出守衡州貞  
亮純慤無一毫時局吏態儼然儒者真可為學者  
宗師有精鑒能知人首識鄧純臣於童蒙之時

周浩

號義所浙江仁和人由進士比至守衡以禮教為

先而德造並進以賓筵為重而更老俱隆至與博  
士第子員講貫則根極領要一皆切於身心又修  
類葺圯漸次成功俾書院煥然為之一新

鄉崑

號玄圃直隸吳縣人由舉人司理衡湘有功學者  
置田以祀白石先生分俸出帑皆原於秉彝好德  
之心兩學景慕舉祀名宦祠中

姚弘謨

號禹門浙江秀水人由進士歷官翰林詹事以謫

直左遷外藩先守永衡繼督學全楚駐節以來雅  
意石鼓以興起斯文為念以振作士大夫為功確  
乎有聖門禮讓為國之實心先是一分守公悞聽  
左右不屑小官荅拜舊典一旦廢格不行誰敢復  
為稟白適公以督學至聞之即差吏人相告謂荅  
拜鄉官應稽舊例苟出正塗安問崇卑郡佐州牧  
員亦匪多某嘗守此未之或改士大夫聞之謂此  
一節之小也公則開誠布公無纖毫隱蔽胞次規  
模真天地氣象矣古人稱人師公之謂哉

上  
黃希憲

字伯容號毅所江西金谿人由進士慷慨有大節

家居事母純孝立

朝盡心為國發之猷為悉本學術逢旱魃則徒步露禱罹  
災稔則大雩特行四郊多疫市藥以濟之一廬燹火  
躬親以弭之咨訪民俗聞漁溪王氏祠堂創自宋元  
先朝有衡陽第一家之賜乃為文以表之咨訪先哲聞白石  
蔡公表王孝子之墓乃為文以旌之其挽回古道類

如此

李安仁

字體元號裕居遷安人由進士大理寺出知衡州  
勸學興禮愛士重賢蒞任之初即加惠石鼓書院  
濂溪周子道學文章之宗特舉奉祀興晦菴南軒  
昌黎諸公同堂共享俾鄉之後學知所矜式

黃齊賢

字仕思號玉梁浙江山陰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  
官嚴慎修縈獨於學校陰加培持之力刻有墨卷  
宦中稿散石鼓諸生為舉業繩尺

張存鉅

字子卿號雲橋浙江樂清人由舉人歷任州牧來  
貳衡郡多惠政敬禮鄉賢而於石鼓諸彥有文行  
行者特加隆焉

元應祥

字善善號鳳岡浙江烏程縣人選貢判衡州清操  
冰蘖五年如一日長於舉業多士咸賴校文改課  
之功立有尸祝牌位刻石表思與郡守張公一齋  
周公浩胡公安通判李公初節推舒公化邑令丁

公一敬張公裏皆有大造於書院者今過廣益堂儼然如見其容儀

趙世卿

旣南渚山東歷城人由進士筮任榭州推官與郡守恒所艾公可父同心共濟治尚嚴風俗瀾倒以法懲創一時學校丕新人人爭自濯磨興仁歸厚裨益於書院者曄如也待鄉賢者舊十年之後雖歷中外入台鼎猶惓惓不忘古道足以風世

艾可父



魏恒所直隸上海人由進士守衡訟簡刑清以寧  
靜為本郡堂終日晏如也惟於學校加惠每課期  
輒與郡判西蜀養素公羅現郡推山東南渚公趙  
世卿設粥飯以示優異始終如一焉

### 熊燁

魏震泉江西建昌縣人由進士以寺正擢衡州守  
慷慨持大節清操不滓立政惟勤禮遇縉紳恩推  
學校一切典章率由恭謹戊寅春水漲橋圯泛溢  
瀾漫石鼓谿岫盡失保護公即出帑極力修砌與

梁徒杠亦王政之一端也校士掄文之暇與一二僚友撫景唱酬感今思昔有古人之風雅云

王京

甓成虛上高人由進士遷衡州貳守風度襟懷飄然有仙風道骨之氣長於吟咏雅愛石鼓山政事清暇即偕僚友賓客賡和往還以紆寫一邦鉅麗郡憲翼雲公吳之鵬獨持風裁壁立千仞洗寬澤物廳事條然公乘閑與之連轡緩步徜徉於蒸湘合流之上清才絕唱人皆仰之拱若雙璧然者至

其一塵不染素若書生餘姚陳公有孚之苦節諸  
艱歷試勞於轉輸光澤黃公文魁之盡瘁其才其  
守皆克咸焉

陳覲

覲小愚浙江餘姚人兵備分巡政尚平反教人以  
禮為先待士獨加德惠歲時飲鄉先生於石鼓款  
洽不減於前道金豐村李五石潘萬渠李晴川諸  
公之禮數至於舉人譙集尊酒論文深夜不倦

姜廷瑤

號北泉山東掖縣人以兵憲專鎮衛永紀律峻整  
嚴明武弁落膽文班股慄諸士子得以潛心靜養  
者皆雞犬不鳴地方寧謐之功也

孫應奎

彌蒙泉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湖廣提  
學按銜首先德行行冠禮竹射禮與白石蔡公講  
論石鼓刻陽明先生傳習錄教諸生踐履實學勿  
為口耳空談

管大勳

號慕雲浙江寧波人由進士翰林給諫擢憲副督  
學湖南風俗歸厚人材丕變每詣石鼓講究六經  
刊有四書三說士大夫及西學諸生立有生祠在  
儒學之右

李燾

號斗野廣東河源人由進士以部郎出知衡州留  
心學校立有會長會副諸生五經四書時義親如  
點閱去後諸生思慕立主尸祝在石鼓前諸葛武  
侯祠之廣益堂

邊維垣

號少微四川彭縣人由進士分巡湖南適萬門施  
公督學至衡與之盤桓石鼓講道浹旬不廢至於  
愛惜人才折節者彥流風餘韻猶溢搢紳

房楠

號練溪河南汝陽人以兵憲分巡湖南言懿行直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初遇士大夫即如素識然每  
於永濟橋因漲修葺有防護書院之功

後激

號梅江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德性冲容明雅鄉人  
夫一見知其為君子下車之初談及學校意津津如  
也令終有做信然哉

石鼓書院志上部

述教志

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不有先覺誰啓后人辯理  
學淵源續千古不傳之秘而人文宣朗肇三湘潯  
發之祥迪正道而教化為先崇正學而風俗斯美  
矣志述教

述教

寓賢

鄒東廓先生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



王敬所先生主靜訓語一篇

名宦

蔡白石先生答問二十六篇

黃毅所先生訓義十二篇

高賢教言

鄒東廓先生語石鼓諸生

蒸湘之水交流左右滔滔然晝夜不息也其可以  
識性矣諸生信人性之必善如水性之必下乎萬  
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萬古此人世恒息是古非

今殆未之思耳水壅其性則唐虞有洚水人壅其性則唐虞有共兇古今不相懸也善學者自去其壅自復其本體而已矣濬畎澮以距川決九川以距海其神禹治水之方乎又曰鯨之治水也壅之禹之治水也達之其得其失水無所厝其力也學者之治水欲壅則壅欲達則達得失之機在自已掌握中而往往背禹而趨鯨將誰執其咎。

又因論水流而不息也問及學而時習之旨蓮坪子曰此指心之本體而言使學者自驗其力也人心

元自說理義元自奈善不倦元有快足不學則本  
體窒矣時時習之便自有見聖門弟子有自視聽  
言動時習有自出門使民時習有自立與在與時  
習造次顛沛無時非學無時不習君子而時中時  
習之功也不然如水也壅而不達哉

蓮坪子舉晦菴翁允近高明嬰兒大人之箴為諸友  
規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嬰兒乎嬰兒之戲也磊  
瓦石搬泥沙至呼之飲食愀然而不樂此無他其  
志溺也宮室亭榭田園輿徒自識者視之與瓦石

泥沙幾希而舉世營營胥溺焉是朵頤嬰兒而稽  
墻大人也二三子其忍安之蓮坪子又曰後生識  
淺昧於體有貴賤有小大天地間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誘引便動不覺入在時俗籠絡中不如  
是喚醒安於凡近者多矣學者能不徇時俗便有  
進步處

世之謂聖人為不可為者其以衡山為不可升乎謂  
聖人為易為者其以衡山為一蹠可登乎衡山雖  
高有足皆可登縱強弱多寡未之能齊使能立必

登之志則日就月將會自有至時然登之亦有次第由岳廟躋集賢峰過南臺歷堦率庵度竹仙橋升湘南寺始至上封若上峯而倦亦無由觀日臺酌雷池徘徊祝融頂上石矣故謂聖不可為與為聖而易者均未免於自欺

自欺者其驕泰乎自慊者其忠信乎聖人之好學非於忠信有加也能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故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絕粹與慥慥本體尚隔幾層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兢兢業業一派源流便是聖人慎獨工夫

東廓子嘆曰慎獨之學其貫動靜而不息乎川上之嘆其聖門無隱之教乎天德王道要在慎獨其程伯子善發聖蘊乎未發已發之分其亦異聞乎川之貞流也日之貞明也天之貞運也果孰為未發孰為已發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揭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發率乎

諸生問曰聖學若是其一也何以有未發已發之言  
曰聖門嘗釋之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  
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諸生謂體用有二時寂感有二地乎戒慎恐懼便  
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故曰無須臾之離將奚分  
於動靜予嘗為友人大書慎獨二字投筆而嘆曰  
從真從心即是慎矣獨也者真心寂感之幾也故  
除却有欺更無病除却真心更無學

東廓子嘆曰世之喪其真也其襍於世味乎聲色則

襍貨利則襍權位則雜嘖嘖然如病狂出奔而固  
頌其家寶也二氏救之以清淨寂滅之說將以求  
真也而盡屏外物亦過亢矣故嘗為之說曰物交  
物逐逐不知節流俗所以溺允近也惡物牽已從  
而脫離之異端所以倚虛壽也不離於物不逐於  
物兢兢業業以大公順應焉是為聖門致知格物  
大中至正之矩學者欲息雜以反真其亦審所趨  
避已乎

又曰學之弗誠也其有所待乎或待於友則必為友



滯矣或待於事則必為事滯矣或待於時則必為  
時滯矣予自辛巳遊武功與二三子有衡山之約  
蓋二十餘年矣今春冒雨戒行衆議弗能沮甫三  
月而僮夙負焉若一有所待又成畫餅矣緒山錢  
子在青原王生鑄問曰待文王而興是亦豪傑也  
而日以九良則不興者當入何等科級緒山善點  
札人徐答曰千病萬病只在一待字上待文王而  
不出豈不誤了一生於時在坐者咸懽然有省二  
三子悅周公仲尼之道其無使陳良專美於前

諸生問致知格物之異曰吾知其同不知其異也吾  
得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蒸民秉彜之全體也  
反身而誠其安一以格物者乎強恕而行其勉而格  
物者乎子臣弟之入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慥慥便  
是聖門致知格物以日用工課自其慥慥謂之誠自  
其肫肫謂之仁以其生生謂之樂均之為明明德  
蓮坪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人於物理見不  
透徹總是本心向未廓清昭融復得本來高明廣  
大處

東廓子語同遊諸生曰吾之茲遊也其有悟焉悟哉  
藉之不盡焉悟意見之不周焉南岳之圖祝融直  
岳廟之上而石鼓岳麓儼然東西對峙也及升南  
臺歷湘南躋上封以登峰石九幾曲折竟弗覩岳  
廟而岳廟亦弗覩祝融也沂流而上百伍拾里至  
石鼓沿流而下二百三十五里至岳麓其遠邇懸  
矣然畫者雖有巧思亦未能盡也故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自南臺升者則稱南臺自方廣升者則  
稱方廣各以並意見互相低昂非所見不真也其

見不周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又曰鄒道鄉之直諫以謫也長沙守臣逐之而岳麓山僧列炬冒風雨迎渡焉有壅無壅之別一咲可悟矣臺築於南軒名於晦翁匪直為道鄉將以表忠節樹風化也臺廢久矣誰續二公之績者

語易生學曰古之道無一人而不學故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無一時而不學故自富貴至患難皆素位以行子富室也當糶穀時不高時價而

貧者思以鬪之即糶是學當放債時不遺時禁  
而貧者思以捐之即放債是學當納糧當差時不  
稽官限以貶撻辱於鄉里即納糧當差是學子行  
有一命之宰矣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即一命是學  
又曰無欲者其戒懼乎虛者其中乎直者其和乎明  
通公溥其位育乎無欲者非自然而無也對有而  
言之也有欲則意必固我種種為病不論忿懣好  
樂皆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皆非王道故不明則  
暗不通則塞不公則側不溥則偏其於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不可同年語矣白沙子之詩曰一語不  
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戶別君  
從何處覓高蹤二三子楚之勇也覓蹤先哲以自  
警而警天下其亦審其門路乎

又曰善學者其猶病而求醫乎善教者其猶醫以療  
病乎諱病而忌醫是以身為仇也療病而不得其  
方是以人命為試也予之鄉先生有超和緩而繼  
岐黃者子知之乎學聖之篇揭一者無欲靜虛動  
直為要與戒慎恐懼中和位育千載一脉彼以訓

詰以詞華以比較異同以摹擬事功皆疲精竭神  
非攝生引年之方蓮舒子嘗言知得病便不病二  
三子其完病之源

又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聞道術而宜於  
得失眊眊乎若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有四而  
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  
曰長生臨淵履冰以忠天真命曰葆生仁義絳華  
隨波以靡命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枯樹命  
曰戕生蒙休被澤圖以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

毒齋腥聞麩然曷喪偕亡也一命曰辱生聞而悲之  
曰是可以為善也惜其未決也命曰惇生二三子  
其敬擇之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為要且希聖希天徹上徹下  
語罔遊於逸罔淫於祭不遁聲色不殖貨利古聖  
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  
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猛省刷將無以拔於凡民  
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無欲而學  
終不足以全歸無壺之貞近謁蓮華墓宿鬱孤祠



汗背竦髮思與同志服膺之

因構居室於此學有徹者一瓦關則為兩穴一葦關則為風竇一磚關則為鼠雀牖吾輩欲致廣大却忽精微庸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惧風雨鼠雀之壞廣居也書以自箴遂貽同志

崇桑老僮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人終晷不靜此其志將以何騁必有惻然而不容已者吾儕安安而居于于而來與此老輩竟殊科况於發憤如孔孳孳如孟又安可同日語乎歲晏

春初勸諭大明共訂除舊布新之策幸無虛此佳  
竟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  
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  
名何嘗不富貴嘗貴不白於道德則璠間醉飽祇  
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  
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學者果有真功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

戰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容隱  
縱惡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為  
敬率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  
療直柔以療寬無虐以療剛而無救以療簡具見  
蒼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藪  
疾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  
乃是濂溪傳千巖樓學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夫為吉凶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

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  
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  
去九近以遊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  
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為善而舜為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措  
舜為師則蹠然不敢當以蹠為歸又艷然不肯當  
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剖剝深  
痼聽者聳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  
支離葛藤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栽成天  
地輔相萬物千枝百派皆從中和深行乃是學術  
王霸訣竅予與二三子登涉名山景仰先哲尚夙  
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不然則此關尚未突破何  
以安身立命

王敬所先生復王大韶主靜語一篇

予入粵道衡叩君靜坐之處乃臨水為園有閉關  
返觀之趣因以靜問予謂主靜立極說自周子中

間大異佛氏亦無復有倚着之防自後徑捷之力始孀此為未協而稍驚於憧憧往來矣百口蓮花終是別人活計君試於園中靜坐一二年試察而體省之有得與否有病與無如病人嘗藥其甜與苦入口而知之矣他日當以報僕於南岳山中再論可也君今將入安福問學於東廓先生請以予言質而正之

名宦教言

蔡白石先生義訓九篇

問曰濂溪之學倡於湖南其太極一圖圖果易畫  
未發之蘊與

答曰自來聖賢言精一執中言建中建極言克己復禮  
言止至善言中庸無非盡性之學性如是則學亦如是  
法無二故也孟子繼聖賢之後見當世之不識性者多  
矣故特申性善堯舜之說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堯舜  
與人同然此學晦蝕而小成苟安功利之習陷溺半載  
漢以下所稱善良多由伯局何者不識性故也周濂  
溪先生生千載之下特倡絕學見功利之餘語棄而遺  
其始談道而迷其統紀講學而失其淵源彌縫湊泊

終非本來故本道德性命之摠名即人心本體所以明  
斯道之傳聖學雖晦尚知尊經易為五經之源易理之  
真原謂之太極今發明之伊川先生櫟括易理以示子  
安不過一畫圈即一畫也至虛而至實故畫至實而至  
虛故圈自上及下大本達道自然之機徹上徹下率性  
修道必至之學真大易之妙蘊而性善之真傳也

問曰無極而太極或疑非周子之言何與

荅曰無極而太極有宋大儒不免有此疑問不知太極  
者易理之真則易本無體中庸之始於不睹不聞終於



無聲無臭即此指也。而或謂老子緒餘由不識己性故妄生疑惑耳。自周子一言之後則崇有崇無為過為不及者知為吾道障翳而人心自此可正邪說自此可闢周子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問曰太極所以有動靜何與

答曰太極者極至之謂不可加損之本體也。然太極只是個動靜而陰陽之外亦別無太極。唯其理至極故機亦得不動動即陽氣之流行而太極所為也。使非太極則機之所向或有留滯。惟動者太極之所為則不得不

靜靜以止動而陽氣之宅也故言靜唯以止動為陰所  
以息陽而天地一陽之氣容不復動乎動靜陰陽即自  
然之妙用而見太極之真體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然自  
所見言之由動靜別陰陽非兩不足見一實豈有二乎  
哉

問陽稱變陰稱合者何與

答曰陰陽非對待之謂也故圖陽不局於左陰不局於  
右陽稱變陰稱合易之所謂錯綜變化主流行曰變主  
欽合曰合合者所以合變然易言四象八卦圖言五行

事物象卦不外於天地五位相得有合之數而言凶大業孰非二氣五行相生之至於不可窮者乎

問曰前言五氣後言五行者何與

答曰五行之理五德五聲五數皆此理也二氣之中藹然而發生本之意也燦然而宣著火之意也硜然而堅實金之意也悠然而渟流水之意也確然而敦實土之意也始於水者陰陽之大分始於木者陰陽之順布其生成之分非截然有次也太極動靜之机自微而著先微而後著故次第言之先五氣氣也者氤氳而不可見

者也後五行行也者流行而不可已者也其實一太極之所為也

問曰無極以何而真二五以何而精所謂妙合而疑者果理氣合一之說與

答曰大易只說形而上下本不言理氣烏得有合一也無極之真以太極而真也故語上而非無二五之精以太極而精也故語下而非有至無至有至妙而合日用流行皆太極之寓五材既定各一其性萬物之源本疑極以生故妙合而疑妙合五者而疑也

問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性原有善惡與

答曰陰者陽之分也而陰常不足惡者善之流也故惡非本體而亦不可不謂之性惡從亞從心猶言非初心也即水之流而濁也非水之源也然不可不謂之水陰陽一氣善惡俱性故學者在察其端而率其本性為聖賢任性為小人人之所以有任性者神生智而形用神神為形役則任性而流人之所以能率性者神生智而神用形神以主形則定性而安此致知之學所以不可以不講也太極本體不濳一物惟機不得不動囿於形

者遂於動上分善惡而吉凶悔吝萬事不齊

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定者果以理定  
氣之說與不及擅智而言中正仁義者何與主  
靜之說與老氏執認方體者不同何以爲毫釐  
千里之辨與

荅曰所本有者太極之善也所本無者惡也故定者理  
勝私也何謂理中正仁義是也若曰以理定氣則一陰  
一陽之謂道氣何定之有中發而為仁正守而為義感  
於物而動發其未發之中於是惻隱之心形焉仁也陽

之變而生也。雖動於欲而止於太極之理，欲而無欲，無  
可羞惡義也。陰之正而合也，正義即智真知理之所在  
也。中仁即禮神主人克己復禮也。謂之主靜人生而靜  
矣。之性太極之體也。若老氏以閭為關，以與為取名曰  
虛無實落方體與主靜之學相去千里矣。

問曰：太極全書與孔曾思孟相為發明，有功末學  
者，果安在與？周子接孟氏不傳之緒，湖南為周  
氏首善之鄉，試詳言之。

答曰：聖人主靜立極而善惡之分者，純乎至善萬事之

出者定於至一無惡可易而自至其中亦惟秀而最靈之所為也秀而最靈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而主靜之學聖人之所以與人異主靜即他日一者無欲之指不靜則不能正動莫見莫顯而動於私邪則不能定性不能定性安望其立極乎人本靈秀自疾於靈其二氣五行本然之妙謂聖凡之有異不可也故聖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体主靜而全此太極也君子修之因其至靈之知而體此太極也聖人君子至之一也斯其至矣此指太極而言要之會太極莫先於察動靜以知陰陽



而劉柔仁義即此理也。知言中正仁義引易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性之欲義即無欲故也。修之之法在於五性感動靈而獨知處。撲其端謹其微。以要其極。語事者於此乃知本始。語道者於此乃有統紀。語學者於此乃悉淵源。故太極之書濂溪所以上接于聖而括相一至善之指。下開來學而洛陽定性即動靜俱定之意。關中西銘即太極。極萬物之原。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無復餘蘊。惜哉。知德者鮮而濂溪之學。尚鬱於湖南。首善之鄉。雖然。馬知無家而。王承當此學。因與諸生。

詳言之刻置石鼓書院與說經劄記叅者未始不有辨  
得

黃毅所先生訓義八篇

予謬以疎庸塵途奔走夙夜矻矻聖道罔聞殊負此  
生也邈叨湖南校文之責乃稽往牒摘其平昔有關  
於身心者爰錄之以為多士告用代韋絃之義同志  
者尚期朝夕省覽之或亦小有裨云

一曰立志為學須先立志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  
後可與共學昔陸文安公自孩童時即問天地何所

窮際視宇內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  
便以天下為己任肆是超然默契道妙相業輝映簡  
冊允以真有求為聖人之志也故曰真志一立匹夫  
莫奪真金入火百煉不渝當世心學可謂大明矣然  
為士者多溺於辭章訓詁或歛於富貴功名異言淆  
真珉珠混玉師之所教子弟之所學凡皆無求為聖  
人之真志是以士習日壞風俗頽靡可勝悼哉夫學  
者之志於聖人之道也猶饑者之求飽寒者之求暖  
今天下欲飽者必擔柴運米求食以充腹者衆矣豈

肯自諉而弗運矣乎欲暖者必績泉織蚕營衣以禦寒者衆矣豈肯自諉而弗績弗織矣乎顧於聖人之道則諉而弗求志之不立惑滋甚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聖學必先於志志既定則自立以至於不喻皆是此志結果世人有志於富貴者有志於功名者千百計以求富貴功名之必得使移此志以求道德何患仁不可求又何患義不能喻志固足以帥氣志既立則自家做得得主張外物不能撻奪志一放倒則百事都做不成多士生當

聖世漸濡德化皆當先立此志以求必至於聖賢而后  
己若真志不立而惟掇習舊套因仍怠惰以為謀利  
之端而曰吾學在是矣是殆所以自誤也戒之慎之  
二曰立教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孔子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者聖學成始成終  
之要也吾人為學必須常將此心收斂於規矩準繩  
之中一毫不敢怠忽顯如大庭廣廈隱如暗室屋漏  
大如蒞事臨民小如食息起居以至對妻孥待朋友  
處常處變雖酬酢萬有不齊而吾所以主之內者一

敬以直之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勿  
勿參以三戰戰兢兢履薄登瀛此之謂矣嗟  
也豈易言哉今觀為士者蔽目欽手則曰吾  
坐也而不知其方寸營營奔馳於千里之外  
跽則曰吾敬以事上也而不知其諂媚側態  
取寵之嫌皆非自然之敬也要之只在此心  
惺之法而無一毫私意參其間焉夫然後以  
則忠以之事親則孝以之酬酢萬變待人接  
臨民凡事皆得其理聖門修己以敬安人安

二以二  
夫茲意  
敬以靜  
擊孝曲  
實希世  
常存惺  
之事君  
物敦政  
百姓之

道皆從此出焉千聖萬賢之要訣也否則毫  
千里之謬把作操持愈失遠矣可不戒哉

釐之差

三曰求要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  
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  
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  
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  
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  
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  
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

其本而  
流蕩失  
雖至於  
氏所謂  
故博學  
者也明  
心外無

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  
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  
於根焉爾矣此數人為學至要故曰為學當尋個真  
太陽太陽即吾心也太陽一照而魑魅魍魎潛消不  
敏願各士共勉之

四曰會講夫為學須要切己體認九聖賢千言萬語只  
替我說得方便有益且如講求仁章便要真個求仁  
講喻義章便要真個喻義講不憂不惧便要真能  
不憂不惧講不愧不忤便要真能不愧忤如此方不是一



場說話蓋為學之道只在此心上照管六經俱以印  
證此心孔子曰學之不講必先之曰德之不修又必  
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學之講曰德曰  
義曰不善而已記曰講學以耨之耨者農之去草也  
講學以耨之所以去人欲存此心之天理爾又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不可不尊德性由問學  
以尊之而已廣大精微也高明中庸也故與新也厚  
與禮也皆德性也致與盡也極與道也溫與知敦與  
崇也皆問學也皆以尊德性也學於古訓期有獲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也。古人講學固非世俗之所為也。世之訓詁辨章口益以繁，不知心為何物，不知所講讀者為何事。故曰：讀得三尺，不如行得一寸。今序之士讀書，豈止三尺一句一字不曾行得下手。作文時語仁義則祖堯舜矣，語功業則尚三王矣，語道德性命則師孔孟矣。上下古今出入聖賢三代以下人物，便鄙之不為其所行事，與所作的文章所講讀的書，全不干涉。此是學者大病。痛吾與多士當共猛省之。只一句或一章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五曰舉業聖賢之學致道而已子夏曰君子學以致道  
文章乃其緒餘蘊之為德行藝之為文章豈有二哉  
會講不外六經聖人以吾心之理說之於經經非外  
也吾以此心之理稽之於經心非內也國家以文章  
取士非求之外也謂其根於心也文章即德行也今  
之為文者謂聖學妨舉業之功乃不求之於心為巧  
撥造化之術騁剽竊糟粕之能以售技藝以謀利達  
焉爾及其一日之長徼倖進取則舉業即為無用之  
物矣國家以文取士先資其言以觀其行欲兩得之

為士者舉業時是一段工夫做官時又另是一段工夫殆兩失之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文也聖學所謂文藝也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根之文也今世所謂舉業也有本之文不飾而華無本之文求工愈拙學者苟能真立求為聖賢之志將六經語意悉以涵養本心則和順積中英華發越以之而敷演於文藝之間自然親切有味可愛可傳是致道不惟不妨舉業矣苟用我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舉業心學夫豈有二哉或有問於陽

明先生曰為學以親故不免於舉業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力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乎又曰十日之間七日學道三日治舉業謂之不妨功是又岐道與舉業而二之且三日身心置於何處苟其心致道也終日舉業莫非德性也苟不致道也終日講道莫非口耳也舉業致道一事也舉業中切已體認便是致道便是心學何待於深求哉

六曰惇行孝弟忠信士人之美節禮義廉恥立身之大閑昔顏子率歌陋巷不改其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樂光舜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其志行卓卓真超絕古今百代之下孰不敬艷近如吳康齋陳白沙二先生挺然振拔流俗以斯道自任故應聘

天朝光岳竹帛豈二統有求知於世耶凡以實德修而名自陞也今之為士者輒嘵嘵曰吾今講學為聖賢矣夷考其行則皆弗如其言外騫聖賢之名內存盜跖之心可慨也已願諸士子黜浮以實刻偽以誠允孝弟忠信必求踐其實一毫沽名無與也禮義庶

恥必求踐其實一念虛假弗存也入無心非出無巷  
議庶幾慥慥君子而顏尹吳陳之芳躅可踵矣今隱  
於山林岩穴者豈無其人乎其碩見之而為之執鞭  
也語曰流芳百世曰壽得志一時曰妖可不慎哉

七曰慎習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者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者亦與之俱化也諺曰蓬生麻中不扶  
自植習之有關於身心也大矣可不慎哉湖南岳麓  
降靈蒸湘會碧又為諸賢講誦之地士之漸染餘風

宜亦久矣乃者人鮮澆漓俗崇浮靡為士者一登黉  
序即盛張傘蓋招搖街市世則三五成羣挾制有司  
又或身充里役包攬錢糧以致各屬逋侵甚多此豈  
多士之所宜有哉要之皆氣稟之偏而習染之積也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  
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龕當矯之以  
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乂則氣質變矣斯言也有味  
哉願多士三復此言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必  
有面赤心熱者在矣脫去九近以游高明滿終積習



以來新得是在多士自勵而已否則國憲攸存予不  
敢汝貸

八曰繼功夫真志立矣而功或不繼則亦終於半途而  
廢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天有四時春也繼之夏矣  
秋矣冬矣而又春以繼之也日有十二時子也繼之  
以丑以寅以至於亥矣而又子以繼之也天何嘗有  
一息之間哉學之時習何以異於是夫抵天道不已  
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人之心即天之心亦純粹以  
精有一毫人敬則此心便一毫有息有息便有間斷

此心純乎天理如天之心則自無息無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是時習悅便是自慊蓋為學要剛毅如發憤忘食祭以忘憂其精神意氣何其亶亶奮發此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一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聖人者道之至也至於聖人方是致道多士其毋半途廢也

石鼓書院志上部終